

他高高舉起雪白的小馬槍

吳 強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4 •

他高高舉起雪亮的小馬槍

著者	吳	強
出版者	新文藝出版社	
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	
	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	
印刷者	大東印刷廠	
	(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)	
總經售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	

書號(647) [I II 102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56000字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3 1/8
1954年6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
1954年11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2次印刷 16001—20020冊
定價 3.100元

出版小記

這本小書——『他高高舉起雪亮的小馬槍』，寫的是一個受苦的在地主家裏放牛的孩子，爲了不甘受地主的毆打、凌辱，在一個風雨天逃跑出來，巧遇到人民解放軍的隊伍經過，參加了革命鬥爭的故事。

書中的主人公——李小虎，是一個熱愛勞動的倔強、勇敢的十五歲的青年，我在戰鬥生活中，有着許多具有這樣優良品質和鮮明性格的伙伴。我愛他們，我和他們之間有着深厚的親密的情感。

不久之前，我還接到與李小虎精神面貌相似的一個解放軍的戰士，寄給我一封熱情懇切的書信，告訴我關於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狀況。

因爲他們給了我以不可忘懷的印象，因爲我愛他們，我便把他們作爲我的作品的主人公寫了出來。

寫成之後，發表於『文藝月報』一九五三年第八、九兩期。現經過一些修改，作爲一本

小書出版，獻給讀者和我的戰爭生活中的那些青年伙伴們。

我祝賀着願望着我的那些伙伴們，工作和生活得非常美好。

作者 一九五四年四月於上海

——
稀稀落落的村莊、房屋，村莊四周以及路旁的枝葉凋零的樹木，堆簇在田野裏的高粱稈的叢子，蹲伏在這秋末冬初的冷風冷雨裏面。

陰森森的天空，翻捲着灰黑色的雲塊。原野，天空，連成了一片。

這是十月初的一個下午。

一支人民解放軍的隊伍——某團第三營，從隴海路北開到路南邊來。他們披着綠色的油布雨衣，戴着深綠色的鋼盔，在越來越急的風雨裏行進着。雨水從他們的雨衣上，鋼盔上，槍身上，流滑下來。脚步踏上褐色的油泥路，又黏又滑。爲了防止鞋子脫落和行走快速，戰士們把鞋幫上的布帶，扣紮得緊緊的。有的手裏還拿着根木棍子，好使自己不會滑跌。三營八連的王連長，騎着上級爲他們挺進新區特地配備的一匹小川馬，走在隊伍的中間。王連長騎着馬行進了三兩里路，又跳下馬來自己步行，把馬匹讓給指導員騎，指導員騎了三兩里路，又讓給連長騎。

這樣的風雨天，這樣的泥濘路，妨礙着他們行軍的速度。但是，他們不停地前進着，雖然天色已經漸漸地黑下來，夜晚快到了，——到了夜晚，路就更加難走了，——他們還在向前走着。

連長王壘，告訴身邊的通訊員余國才，到達目的地大約還有十七、八里路，要去找一個嚮導來。

通訊員余國才，抬頭一望，前不巴村，後不巴鎮，路上一個行人沒有，那來的人當嚮導呢？他今年才十八歲，是個很聰明也很勇敢的青年戰士，王連長相信他能夠完成這個任務。

余國才也知道連長對他早有這樣的信任，他不能也不願意因為這個任務的不能完成，使他在連首長和同志們的心目中平素已有的信任喪失掉。但是，眼前的情況：沒有村莊，沒有人煙，大風大雨，怎麼辦呢？他有些發愁起來。王連長見到余國才發愁，便跳下馬來，把馬韁繩遞給他，說：

『把馬騎了去。』

余國才體會到連長要他騎着馬，趕到前面去。要找到嚮導，就得趕到前面去找到個村莊，要這樣，騎馬自然要快些。在行軍的時候，余國才騎着連長的馬，跑到隊伍前面去找好嚮導，等候隊伍一到，便緊接着帶着隊伍前進的事情是有過的。但在今天，他沒有接受連長遞給他

的馬韁繩，因為天在下雨，連長、指導員步行了許多路，已經很疲勞了，不應當再把他們的馬騎了去。同時，在這種天時這種泥濘的路上，馬也不能快步飛蹄地跑，和自己步行的速度也差不多。余國才正要大步上前的時候，連長又催促着說：

『快去！到目的地還有要緊的任務。』

余國才聽了連長的話，放開了脚步，踏濺着腳下的泥水，到前面去找嚮導了。

他打隊伍行列的旁邊穿了上去，小馬槍在他的背後顛簸着，雨衣下面的乾糧袋子，吃飯的磁碗，背包，也在搖着擺着。這些東西，原是綁扣得很貼身的，因為雨水淋濕了綁扣着它們的繩子，帶子，鬆了勁了，它們便在他的身上活動起來了。

同志們見他走的那樣急促，有人就問他：

『小余！可是傳命令宿營？』

他一邊走一邊開玩笑地說：

『對！要你到前面土地廟裏宿營。』

他望不到村莊，望不到行路的人，望到的，只是前面半里來路遠的蹲在路旁的一個小土地廟。

他根本沒有想到土地廟裏會有個什麼人在那裏，自然也沒有指望在土地廟裏找到嚮導。

因爲這個土地廟，橫豎不過四五尺大小，遮不了風，擋不住雨，也容不下一個人。但是，當他走過這個土地廟的時候，却見到一個黑團團蜷曲在小廟的矮簷下面，頭東腳西，確實是個人。他不禁地喜出望外了，於是大三步小兩步地走上前去。他看到那個蜷曲着的黑團團，動也不動，兩隻手枕在頭底，眼珠滴溜溜的望着他。余國才近前仔細看看，因爲廟門朝南，下的是北風雨，黑團團身上穿的破舊的短夾襖褲，還不會全部淋濕。可是他一看到了余國才，就好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似的，他的眼眶裏，便浸滿着淚水，接着，淚水就像斷了的珠串似的流下來了。

余國才回頭一看，隊伍離這兒祇有一百多公尺了，而這個睡在土地廟裏的黑團團，祇是個大約十五、六歲的小孩子，是當不了行軍帶道的人的。雖然，他急於要找個帶道的人，但是，他不能叫這個小孩子帶道。他也明明知這個孩子一定有他沉痛的苦楚，也想問問他爲什麼要在這樣的風雨天，睡在這個孤零零的土地廟裏，又爲什麼要淌眼淚。可是，他的任務，要求他迅速地向前趕路，不能和這個孩子談說什麼。他正要起步離開，這個孩子忽地轉過身來，兩隻眼睛出神地盯着他，好像要向他乞求什麼似的。這是一般人的心理：對於正在受着苦難的人，最關心的第一件事，好像就是他是不是在挨着飢餓。出於這樣一種習慣的同情心，余國才從乾糧袋裏摸出了一個饅頭，扔給那個孩子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走了。

那個孩子，餓了整整一天的肚子，忽然得到一個白白的饅頭，好像從絕望中挽回了生命。他意想不到在這個淒風冷雨的土地廟裏，會遇到這樣一個憐憫他的人。他流着的淚停止了。他看得很清楚，這個扔饅頭給他的人，穿着軍衣，背着槍，是個當兵的。看樣子，不像是『中央』軍。那又是什麼隊伍上的人呢？眼看着，這個人走遠了，天又快黑了，睡在這裏也不是個路數，便一邊吃着饅頭，一邊爬起身來，離開了睡了大半天的土地廟，冒着風雨，跟着扔饅頭給他的人追了上去。

余國才聽到背後有脚步踏着泥水的聲音，回頭一看，那個孩子急急地追了上來。等他走到跟前，余國才很想和他談談，但又不知從那兒談起。那個孩子，也不說話，只是默默地跟在他的後面。走了好一段路，余國才纔邊走邊問道：

『你是被你爸爸、媽媽打的嗎？』

『不是的。』孩子回答着，『我沒有爸爸、媽媽。』

余國才沒想到他是個失去父母的孩子，聽了孩子的回答，越發覺得這個孩子的不幸了。接着他問：

『你爸爸媽媽呢？』

『死了！』

這個孩子的聲音很響亮，講起話來，亢朗亢朗地，從他的聲調裏，聽不出有什麼悲哀感嘆的情緒，好像他對於失去父母，並不感到痛苦似的。

余國才又問：

『你爲什麼睡在土地廟裏？爲什麼淌眼淚？』

這孩子似乎意識到自己淌眼淚被別人看到，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情，他隨即擦了一下眼睛。其實，擦與不擦是一樣的，他的頭臉，本來已經完全給雨水淋濕了，眼淚跟雨水，早已混和起來分不清楚了。

這孩子，竟把這個從來不相識的解放軍戰士，當做是自己的親兄弟，當做是知心的好朋友，無所拘束地講說起他的身世了。他說他姓李，叫李小虎，今年十五歲，聽他的姨母告訴他，他的爸爸在他三歲的時候，被地主東家陳二蠍子抓到縣衙門裏，關進監牢，因爲挨了毒刑拷打，由外傷變成內傷死了。他的媽媽在他爸爸死後的第二年也得了吐血病死了。他在爸爸、媽媽死了之後，就生活在姨母家裏。長大到十歲，逢到黃河大水決堤，淹了二、三百里的方圓地段，姨母家沒衣沒食，便到江南逃荒，他跟着他的姨父姨母一路討飯行乞，走到眼下這個地方——亳州地界的胡大莊，得了上吐下瀉的重病走不動了，病倒在一家車棚子裏。姨父、姨母到江南去了，至今沒得個信息。他呢，被胡大莊一個賣野藥的先生治好了病，收容到他家

裏，活過命來。之後，就落在胡大莊的地主胡四鬍子家裏放牛、割草，直到今天，算起來，已經有五年多了。

余國才一心想找個帶路的嚮導，沒有心思聽這個孩子說故事，曾經幾次想打斷他的說話。有些話，因風聲雨聲和脚下的泥水聲的交響，也不大聽得清楚。但是這個孩子一股勁往下講，講的那些情形，余國才感到好像是自己的遭遇，又苦又酸。雖然這個孩子在講說的時，好似並無一點傷感，也沒有向他求憐哀告的意思。可是，在也是一個窮苦的孩子出身的余國才聽來，却不由自主地把這個孩子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聯繫到一起了。幾分鐘以前的印象又浮現到眼前來了：這個孩子蜷曲在小小的土地廟裏，兩隻黑黑的手抱着腦袋，眼眶裏滾動着淚水。余國才聽了這個孩子講完了他的痛苦的遭遇，回頭看看，這個孩子好像就是他的嚮導了，一步一步地緊緊跟着他。

『你到那裏去呢？』余國才問道。

李小虎直截了當地回答說：

『我要跟你去。』

『你要跟我去？』余國才反問道，『你知道我們是什麼隊伍？』

李小虎楞住了，在余國才身上打量了一陣，然後回答說：『總歸不是老蔣的隊伍！』

『那你怎麼看得出來？』余國才接着問他。李小虎又楞住了。根據已有的經驗，李小虎斷定余國才不是國民黨軍隊裏的士兵。但是，到底爲什麼不是，他心裏有數，一下子却又說不出來。

自己直接投奔參軍的事情，是常有的。余國才所在的第八連裏，就有四個人。像炊事員老顧，二排機槍班彈藥手趙松，都是在年把以前部隊在山東行動的時候來的。但是，余國才聽說李小虎要跟他去，却有些驚奇了。因爲這個孩子不能和炊事員老顧，二排機槍彈藥手趙松他們相比，他們都是三、四十歲的人。李小虎呢，自稱也不過是十五歲，身材又是那麼矮小。自己在連隊裏已經算是『小鬼』了，發下來的三號服裝，褲管子要摺起五六寸才勉強合適，軍服上身的底擺，已靠近了膝蓋，要是穿上大號服裝，就簡直是穿了大衣。而跟着他後面走的李小虎，却比他還要矮上半個頭，趕不上一支大蓋子步槍那樣長。余國才明知這個孩子參加革命的條件是不夠的，可是，他的要求，似乎很堅決，他的遭遇又是那樣的淒苦，假如一口回答個『不行！』就無異在這個孩子的熱頭頂上，猛然潑下一盆冰冷的水。余國才以爲使他立刻絕望，是不應該的。

『爲什麼不在地主家裏放牛呢？』

替地主老爺放牛，在地主老爺家裏做小夥計，連牛也不如，要挨冷受凍，挨飢受餓，還得

挨打挨罵！……余國才自己是個貧農的兒子，這情形是看見過的。自己的爸爸，爲了欠了一石八斗租，被地主東家硬逼着當了半年沒有工錢的僱工。每到逢年過節，地主家的賬房，狗腿子便來催租要欠。有一回，一口不到三十斤重的小豬，也被牽了去抵償欠租，爸爸跟賬房先生衝撞幾句，便挨了好幾下狠狠的『衛身棍』，……這些，都還在自己的記憶之中。李老虎爲什麼不在地主家裏放牛，是不需要問的。但是，除此以外，余國才想不出別的話來說。

李老虎接着這樣的問話，又滔滔地訴說着他的苦情了。他看看天色，雲塊在捲動着，雲塊和雲塊的間隙裏，顯出了灰白色的天。雨停了，他講的也有勁起來了。他咬着牙根，好似地主胡四鬍子就站在他的面前，他簡直像是指着地主老爺的鼻梁子在咒罵着：

『不是人！沒良心！他們睡高床大鋪，我睡牛腳跟，他們抽大煙，吃海味，我天不亮就爬起來，放牛割草，吃山芋葉子，啃豆餅。這個，我不在乎。』李老虎亢朗着喉嚨嚷叫起來了：『我不小心，打壞一個黑瓷碗，胡四鬍子就吆喝狗腿子，拾起破鞋底，打了我十幾下，還不許我哭；我往外跑，老狗胡四鬍子，又追上來打我好幾拳。他們欺我沒娘沒老子。你看！』說着，他脫下了破得掛着許多『狗耳朵』的黑布夾襖，裸出他的脊背。余國才一看，脊背上好幾處顯着紫黑色，靠左邊接連腰眼的地方，腫起了鴨蛋大的一個疙瘩。

『你看，我還跟他放牛？我還回去？』

余國才看了傷痕以後，臉色沉了下來，不由地咬緊着自己的牙根。李小虎看到這情形，深信這個和他講話的兵士，是自己人了，他判斷這個兵士，定是三、四年前在過這兒的新四軍，於是他迫切地要求着余國才，能讓他跟着一道走，能夠把他留在隊伍裏。

余國才沒有理由要這個挨了毒打的放牛的孩子，再回到地主家裏去，但他也不能答應這個孩子可以跟他到隊伍裏去。這不是他能作主的，就是能作主也答應不下來。這個孩子固然是個好成份，是可以參加革命的，聽他的說話，看他的神情，倒也是個能夠吃苦的人。但是年齡小，身材也小，馬上當戰士拿槍，是不行的。

怎麼辦呢？余國才碰到了困難。

天黑了，余國才焦急着找嚮導的任務不能完成，一路上碰不到走路的人。村莊，靠東邊三四里路遠有一個，可又不在這條路的附近。怎麼辦呢？這也是余國才碰到的困難。這樣兩個難題，使通訊員余國才沒法解決。余國才的脚步加快了，急急地往前趕路，他的眼睛，不時地向着前面、向着左右兩邊嚴密地搜尋着，他希望能夠在附近發現村莊，發現行路的人。可是完全沒有。

余國才的脚步加快，李小虎的脚步也跟着加快，余國才的眼睛到處搜尋，李小虎的眼睛也跟着到處搜尋。

余國才在無奈中隨便問了一句：

『你知道前面有什麼村莊？』

『前面五里路，是王家店。』李小虎隨口答道。

『王家店過去呢？』

『過去七八里路，東邊是土寨，西邊是黃寨。』

土寨，是連長說的今天晚上的宿營地。余國才驚奇於這個孩子熟悉這些路道和地名，於是，余國才存有希望地問道：

『你到過土寨？』

『到過。』

『你認識路？』

『認識。』李小虎誇口地答道，『閉住兩隻眼，我也摸得到。』

在這兒只住了四、五年，年齡這樣小，在地主家裏放牛，怎麼會熟悉離他住的莊子二、三十里的路道和村莊呢？余國才不大信任地問道：

『真認識假認識？』

李小虎知道余國才要找人帶路，可又不相信他能做帶路的人。便竭力地辯解道：

『這還好撒謊？』爲了使余國才相信他是真的認識路，接着敘述了他認識路道的情由。『那個救命的野藥先生，常到王家店、土寨、黃寨一帶，賣藥瞧病，我常常跟他跑來跑去。到了胡四鬍子家，我也到土寨趕過集。』

余國才聽了他的說話，定下了心。於是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，又指指旁邊的一塊石頭，讓李小虎也坐下來。

這個嚮導，不用找，不用動員，而是自願自薦的。余國才沒有想到這樣輕便地完成了連長交給的任務。爲了穩妥落實，余國才向李小虎徵求道：

『那你替我們帶路好不好？』

『帶到黃寨，還是土寨？』李小虎反問道。

余國才疑心這個孩子爲什麼測探今晚隊伍的宿營地。這地帶是個新區，沒有實行過土改，和鐵路北不一樣。鐵路北是解放區，革命根據地，自己的家。這兒，有土匪，有地主和反動派組織的還鄉團。不久之前，國民黨匪軍還佔據着這一帶。連長、指導員每天向大家交代這些情況，要大家留心。余國才雖然可以斷定這個孩子不會是壞人，不會是還鄉團派出來的探子；但也不能直來直去地把部隊的宿營地，告訴這個剛剛見面的孩子。

『這個我還不知道。』余國才回答說。